

奶奶的院子

梁 悦

直到多年後，我還清楚地記得院子裡的清香。

奶奶家有一個院子。這是童年印象中最溫暖的幸福之一。院子裡的兩塊土地加起來不過三十平方米，成了我對花草昆蟲的入門實踐課。每年初春，我和表妹就知道，院子外豔黃色的迎春花開過後，院裡的桃花就突然冒出來，接著是蘋果花，它們出現的同時，暗紅色的土地裡會多出星星點點的綠，鮮嫩而脆弱。雜草常常在大雨過後倒在地裡，或者被雨滴濺起得泥點裹了一身。

除了矮胖的蘋果樹和造型誇張的桃樹在開春出盡風頭後，昆明適宜的氣候就開始暈染院子的色彩。四月左右，院牆的鐵欄上爬滿薔薇，綠色的幕簾上綴滿桃紅色如雞蛋大小的重瓣薔薇。它們的出現宣告了我和表妹在忘了拿鑰匙後不能翻牆進家。如果不是它們，我可以踩著橫繞在鐵欄上的鐵絲，輕而易舉地翻過牆，至於表妹，她只要一側身就可以從門欄間的空隙進出。薔薇分批展示完自己的實力後，瘦高的梨樹會靜靜地銜接上花期。小時候的我會被張揚怒放的花吸引，常常忽略了沉默的石榴、桔子和枇杷。每種樹只一棵，每次注意到它們，已經到了可以看見青澀果實的階段。這些並無灑過農藥，也沒有被精心培育的樹每年依然會像全家人貢獻自己的果實。與市場上販賣的水果相比，石榴子紅得發燙，卻酸得倒牙，桔子稍好，最讓我揪心的是枇杷，每次懷抱新奇站在樹下，抬頭望著枇杷變得橙黃，滿心期待看著大人用帶鉤子的竹竿鉤下枇杷，不過吃到的是一嘴的核，自家的枇杷幾乎沒甚麼肉，我常常舔著光溜溜的枇杷核意猶未盡。不能否認這些數量各一的樹帶來了簡單樸實的快樂，但我最期待的季節莫過於八月，因為葡萄。兩棵葡萄各種在兩塊地裡，冬天的時候，它們是冬眠的熊，氣溫回暖後，嫩芽漸漸佈滿灰黑的葡萄藤，新

的枝葉爬上之前搭好的架子，兩棵葡萄在架子上碰面握手，每年的這次見面給院子帶來藤架下一夏的陰涼。幾年前，葡萄生蟲被挖走，四季豆替代了原本的位置，豆藤依舊在架子上碰面握手，搭起一片涼棚，結出的豆子飽滿結實，一大家子人每星期都能吃到新鮮的豆。

小學的暑假不少時間是在奶奶家度過，其中大部分記憶都包括這個院子。為了完成繪畫作業，我會面對院子擺好畫板和顏料，安靜地畫上一下午，因為下午的風聲特別安詳，它穿過已經被金銀花纏繞的院牆，穿過樹葉，帶著隔壁小院的芬芳，我總在風刮來的時候用力吸氣，大概是覺得自己從中嗅出了陽光、青草、樹葉和蒲公英，當然，還有院子裡草莓成熟的味道。到了忍不住地時候，我就跳起身，把早晨已經數過的草莓再數一遍，編個小理由，摘一顆草莓用水沖過泥點後含在嘴裡。理由不外乎「它長得太可愛」或者「我不吃螞蟻就吃了」之類。昆明的雨水足夠照顧院子，如果半個月不下雨，奶奶會接上橡皮管，讓我澆水，光腳站在兩塊地之間的水泥小路上，製造一場人工降雨，還有比這更好的禮物嗎？有水滋潤過的泥土散發夏的氣息，然後慢慢蒸發消散在夜裡。

除了這些，院子裡還有掐不完的薄荷、車前草、錢麻葉，它們成群結隊地每年都會駐守在樹下很長時間。馬蹄蓮和月季常出現在屋裡的花瓶裡。八月底九月初，桂花的香味就透過窗簾滲入房間。和北方相比，雖然昆明難得有雪白的冬天，但是當大街上的行道樹落葉的時候，也是院子冷清的時候，豆藤乾枯，樹葉紛紛回歸泥土，地裡原本蔥綠的雜草也會適時休息，倒是蔥依舊斜躺在地裡，奶奶從菜市場買回來又埋在地裡，她一直保留著這個習慣。

所有的植物都放慢了腳步，默默等待著來年春天又一輪的綻放。

如果將來孩子問我要禮物，我會帶他們到這個院子，告訴他們一些秘密：把地裡鋪路的磚頭翻開能見到千奇百怪的小昆蟲

在忙碌；大部分人誤認做玫瑰的其實是月季，它們雖然討女孩子的喜愛，但凋謝後甚麼也留不下；偶爾院子裡會出現翠綠色的螳螂，可一但捉住它又不知如何飼養……禮物對我而言，並非昂貴的玩具或者迪士尼之旅，而是用自己的心去認真聆聽一段自然的聲音，親自感受。譬如路邊的蘭草，每年都生生不息地努力奮鬥，等待迸發出自己的時刻。

所以直到多年後，我還清楚地記得院子裡的清香。